

遵循本能 重归乐园

——论劳伦斯对基督教传统两性模式的重释

王增红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涉及西方关于两性关系、性爱以及感性和理性的对立的传统阐释, 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坚定反叛者, 戴·赫·劳伦斯大胆质疑《圣经》的传统阐释, 通过对亚当和夏娃故事的重写, 劳伦斯批判了亚当对夏娃处于强势地位的思想, 将人类的堕落归因于意识和理性, 指出男性和女性应该充分认识到各自的特性, 承认彼此独立的存在, 遵循无意识本能的指引才能重返乐园。

关键词: 劳伦斯; 《圣经》; 亚当; 夏娃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 (2012) 05 - 0059 - 05

一

基督教两性传统模式影响着西方作家的创作,《圣经》的思想和语言早已在他们的作品中扎根,劳伦斯也不例外。纵观劳伦斯的作品,基督教教义和《圣经》时常以原材料、批评的对象以及激发想象力的“引子”的形式出现,始终是其充裕的写作源泉。在有关《圣经》的叙述中,创世纪之初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曾引起了劳伦斯格外的关注。T·R·赖特在《戴·赫·劳伦斯和圣经》中分析了劳伦斯战前作品中的亚当和夏娃形象,认为作者通过改写创世神话,试图恢复被基督教典籍压抑的肉体之美。^①事实上,劳伦斯对亚当和夏娃可谓青睐有加,关于人类始祖的叙述在他战后的不少作品中也屡屡出现。他对《圣经》中亚当和夏娃故事频繁而直接的改写表达了其对血性、本能无意识的强调,间接反应了他对当时勃兴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态度,是他在构建完美两性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佐证。

二

正如弗莱所言,男性优于、统治女性的传统根源于创世纪之初亚当和夏娃的诞生故事。^{[3]190}上帝觉得亚当在伊甸园太孤单,就催他入睡,然后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并创造出女性,醒来

后,亚当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她头上,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性(ishhah),因为她是从男性(ish)身上取出来的”。^②从词源学的角度,此处一语双关,意指女性源于男性。后来,正是这个女性经受不住蛇的诱惑,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从而被上帝施与永久的惩罚。她须品尝生产的痛苦,更为重要的是她将被男性所支配。这种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铸成了男权社会中两性关系的最初模型。《新约》后来又反复强调这种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两性关系。正如后来劳伦斯在《托马斯·哈代研究》中所说,亚当和夏娃的诞生故事及女性对男性天生的从属地位恰恰是“对男权的极大肯定”。^{[10]452}而对于这种传统的两性关系模式,劳伦斯是持否定态度的,进而在写作中对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做了有目的的改写。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

其一,公理教会曾对劳伦斯的早年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劳伦斯一家定期去教会做礼拜(劳伦斯的父亲亚瑟·劳伦斯除外);孩子们定期倾听“英国少年禁酒会”的宗教讲座,每周日早上和下午还要去主日学校学习。^{[2]66}自称独立于英国国教之外的公理会主要遵循的仍然是加尔文教对《圣经》的阐释。加尔文教关于两性关系的

收稿日期:2011-09-01

作者简介:王增红(1981-),女,山西平遥人,讲师,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E-mail:wzhdesiree@yahoo.com.cn

定位因循圣经传统,未能跳出两性等级差别的藩篱。约翰·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竭力宣扬“女性处于明确无误的从属地位,而男性处于明确无误的支配地位”。他把人的灵魂同肉体分开,坚信灵魂是“更崇高的部分”,重视意识和理性对灵魂得救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当人的灵魂脱离“躯体的牢笼”,交给上帝保管时,才能获得永生。^{[1]266-267}

然而,在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下成长的劳伦斯宣称,早在十六岁时就已经对基督教感到失望,并且终其一生都在“批评基督教教义”,努力克服其对自己的影响。^{[9]599}他认为,宗教的永恒魅力在于“奇妙感”(the sense of wonder),在于其所包含的不为任何主观解读和批评限定的、人类无法用理智解释的种种感受和现象。通过阅读圣经批评的相关著作,了解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以及与思想开放的圣公会神父罗伯特·里德的交往,年轻的劳伦斯逐渐脱离传统的基督教话语和道德模式。他把《圣经》称为一本“死书”,表示“已经对《圣经》失去了真正的兴趣”。^{[4]59}《圣经》是若干古老而伟大的人类文明的记录,但是经由人们千篇一律的解读,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魅力,不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从而也不能引导人们与“神”真正进行交流。现代人为了取得同以前活生生的联系,为了深入时间和心灵的奇遇,应该重译、重释《圣经》。

其二,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反叛者,劳伦斯对人类堕落之因给出了与传统解读截然相反的解释。他指出,人类堕落的原因在于理性的意识。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前的生活同自然中的野生动物并没有两样——在本能的血性意识指导下,他们肯定已经有过性的结合,不再拥有童贞。这符合人的本性和需要,是最自然不过的情形:“性没有一个确定起点。只要有生命,就有性。”^③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真正原因是“头脑中有了性爱的念头”:伴随关于“肉体”的知识而来的是人类的堕落。吃了智慧之果后,刚刚获得的理性意识让他们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有关罪恶的意识使他们感到恐惧和羞耻:“原罪就是自省,就是自我意识。”^{[4]76-88}因此,人类文明毁灭性的灾难就是对性、对本能的恐惧和憎恨。正是人关于性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对分离和断裂状态

的意识”——带来了关于“羞耻”和“罪孽”的意识。人是肉体和精神的一体;肉体和精神的分裂使肉体成为精神的工具,面临死亡或瘫痪的困境。因此,人们应该尽力让关于性的意识和性行为本身达到和谐。具体说来,就是要培养对性的适当的尊重,而“血”(感性生命)中,精神和肉体是合而为一的,不论是“蛇还是苹果都不能让知觉(knowing)跟存在(being)或是感觉(feeling)相分离”。^{[4]18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属于肉体的女性”,“这个存在于任何关于无花果叶子的胡言乱语的第一个夏娃”以其感性的活力得到了劳伦斯的重视。^④

在《〈儿子和情人〉序》中,劳伦斯以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为例,阐述了对肉体、血性和话语之间关系的理解。他认为,“圣父是(无限)的肉体”,圣子则是有限的话语;女性是肉体的化身,而男性的代表“亚当”(上帝创造的“第一个耶稣”)是由肉体而成的话语。肉体中的生命力是万物存在之根本,而“肉体”的女性正是引导“话语”的男性回到那“不可知,不可捉摸”的上帝怀抱之“门”。^⑤正是由于亚当和夏娃对性爱概念的意识,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从事体力劳动。这一意识使人类从此开始了“对身体的有意识的掌控”。^⑥常与男性相联系的意识及对理性的追求成为他眼中人类堕落的源泉,人类只有通过复兴被压抑的女性无意识和对肉体、血性的感知才能回归乐园。这样,劳伦斯对两性关系的关注与对无意识的重视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血性意识的发现和重视预示了他对女性寻求自由独立地位的赞同。探索女性独立意识,修正男性在创世纪之初即占有支配地位的观念,帮助人们树立健康的性意识,正是他重写亚当和夏娃故事的主要目的。

其三,劳伦斯显然十分清楚,在《圣经》所述的创世之初亚当和夏娃故事中存在旧有男权主义的解读法与当时新兴的女权主义观点的对立。总的来说,20世纪20年代以前,劳伦斯在对女权主义运动存在迷惑和不满的同时,基本上还是体谅并且赞成的。尽管他对女性的角色与地位有过这样那样甚至互相矛盾的论述,但其重述亚当和夏娃故事的目的同其主张女性追求独立个体意识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在讨论男性、女性

和小孩的教育与性问题时，他注意到：“占据话语权的男性，通常会声称夏娃是由他身体的一部分所造。”^{[8]88} 男性认定自己首先被创造出来，总是要求对女性主宰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就象是弓与弦的关系。女性只是男性的衬托，是他们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英勇角色的配角。基督教的“处女崇拜”并不是真正的“女性崇拜”，实质上是对“被动的顺从于男性的女性的崇拜”。^{[10]482} 但是，一旦女性获得自己的发言权，她们会开始认为她们才是“万物之母”，正如夏娃这个词的意思一样。这样，两性之间就出现了持久的矛盾。^⑦ 其实，劳伦斯认识到妇女解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并称之为“现代最伟大的革命”。他将女性和肉体、血的创造性力量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具有迅速恢复生命活力的能力和创造性，其与身俱来的感性和无意识特性是复兴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堕落的人性最值得珍视的力量和源泉。女性应该获得完全的自由，同时也必须承担与这一自由独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女性通过树立独立而富于创造性的自我意识，并帮助建立起稳定而和谐的两性关系，将拯救病态混乱的当代社会。因此，他在1928年底的一篇散文中激情四溢地呼吁“母权社会”的来临，号召男性们“振作起来”，宣布“也许母权社会并没有那么糟”！^{[9]50}

三

劳伦斯一直致力于寻求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他笔下的亚当和夏娃反映了他对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的构想。在姐妹篇《虹》与《恋爱中的女人》以及短篇小说《新夏娃与老亚当》（“New Eve and Old Adam”）、《老亚当》（“Old Adam”）中，他塑造了以老亚当和新夏娃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前者象征男性对女性优越的心理定势的反应同时也可以代表人类身上普遍存在的最原始的性的欲望和冲动；后者则往往是女权主义运动中要求独立和平等的新女性的化身。

写于1913至1915年《虹》常常因为其《圣经》式的语言、结构和场景而倍受赞赏：就象厄秀拉所见之虹于诺亚与上帝立约之虹，马什农场于伊甸园，布兰温家族的变迁于《旧约·创世纪》中始于亚当止于约瑟夫的家谱叙事。劳伦斯对亚当和夏娃形象的重塑在第二代人威尔·布兰温和

安娜·布兰温身上表现最为充分。通过“老亚当”威尔和“新夏娃”安娜的对立，小说反映了传统的基督教两性等级差异观念与新兴的女权主义运动要求之间的矛盾。威尔和安娜是一对不和谐的夫妻，他们的婚姻由无休止的争斗归于疏离；木刻是威尔的最爱，他的第二件艺术作品名为“夏娃的诞生”：亚当“在痛苦中沉沉睡去”，他上方是上帝巨大的投影；上帝创造了夏娃，“一个小而清晰的裸女形状”；《圣经》中的传统画像，一只小鸟，一条蛇和两个天使。他对夏娃诞生的诠释反映了男女等级差异的传统观念。安娜批评威尔雕刻的亚当和夏娃，指出亚当身材高大，就如天神一般；而夏娃的形象太渺小，无足轻重。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安娜向往外界多姿多彩的生活，希望拥有独立和自由。她觉得威尔“似乎只希望她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意愿的延伸物”。当感觉被压制被束缚的时候，她就象“新夏娃”一样敢于反抗。她勇敢抨击男性的骄傲和鲁莽，指出“既然男性都是女性所生，那种认为女性从男性的身体中造出来的看法是毫无道理，十分轻率的。”夫妻间的矛盾在于：作为一个“老亚当”，威尔视安娜为自己的私有部分；而向往平等关系的新女性安娜却无法忍受他强烈的占有欲，“反对他那种让人精疲力竭、痛苦不堪的爱”。^{[8]110} 最终，威尔为家务和木工活而累，安娜则满足于养育儿女。布兰温家族第二代的爱情因双方两性关系观念中的差异而宣告失败。

短篇小说《新夏娃与老亚当》与《虹》相似，以亚当和夏娃为原型，刻画了传统男性和新时代的女性在两性观念问题上的冲突。唯一的差别是故事中引进了一个热衷于文学的青年莫俄斯特，在他身上隐约可见理想两性关系模式的曙光。故事中，度过一年的婚姻生活之后，莫俄斯特夫妇之间最初的爱情已消磨殆尽。重名电报事件让夫妇俩陷入危机，直到电报的真正主人德国青年莫俄斯特出现误会才消除。妻子宝拉是一个处于自我裂变之中的“新夏娃”，其传统之我依赖于丈夫，而新生之我则渴求自由与独立。莫俄斯特先生则可称作一个“老亚当”，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他把持着妻子和家庭的控制权，支配欲望强烈。一方面，宝拉和青年莫俄斯特有了精神的共鸣，感觉到他身上的生命和活力。另一方面，夫

妇俩的关系始终没能得到多大改善。莫俄斯特先生仍然无法完全理解他的妻子,他希望宝拉成为符合传统的柔顺而守节的典型,成为一个顺从的“老夏娃”,做他的附属物——“肉中之肉”。^[9]两个月后,夫妻关系破裂。宝拉认识到,莫俄斯特先生所想要的只是一个服从、温顺的附属品,而非一个独立的女人。故事中象征婚姻中男女角色冲突的“新夏娃”和“旧亚当”充分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欲和支配欲以及现代女性的觉醒。

在接下来的《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借卢伯特·伯金之口道出了他对新亚当和夏娃理想关系的设想。第十三章《米诺》开篇,公猫米诺“欺凌”一只迷途的母猫,掌控它,驯服它。渴望自由的“新夏娃”厄秀拉对米诺的做法十分不满。她将米诺比作崇尚男性权力的杰拉德,认为他们是欺凌女性的男权主义者。在伯金看来,米诺与亚当有着相似之处。亚当希望把夏娃留在永恒的伊甸园,米诺则通过拍打好动的母猫期待与它保持一种“完美的”关系。如果说“相遇和融合”反映了《圣经》教义所定义的婚姻和爱情,伯金(或者说劳伦斯)真诚期待的是爱情中两个独立个体的互相爱慕,就象两颗平等独立的星星,稳定、和谐、完美,让人联想到男性和女性间那种神秘而微妙的结合。劳伦斯所构想理想两性关系正是伯金眼中这种亚当与夏娃之间的平衡关系。

而在短篇遗著《老亚当》中,劳伦斯则集中描述了人身上潜藏的无意识原始本能的爆发及其受到理性意识压制的微妙过程。故事情节大致如下:生性敏感的爱德华寄宿貌合神离的托马斯夫妇家,闪电之夜爱德华和托马斯夫人暗生暧昧情愫,托马斯先生对爱德华产生猜疑和嫉恨,最终两个男人发生冲突并和好,托马斯夫人失望、克制、激情泯灭。“老亚当”在这则故事中隐喻人身上性的本能无意识。这种本能源于创世纪中逾矩的亚当,“只要人类的生命活力还在,性爱之火就将在胸中闷燃或燃烧”。^{[9]529-530}这种火焰投影于托马斯夫人身上,也存在于房客爱德华心中。故事结尾,性的本能被理性的意识抑制住了。托马斯夫妇的失败婚姻同时也反映了对无意识的忽视和对理性意识的过分强调。在劳伦斯看来,很多人都对婚姻抱有一种错误的看法:男性

和女性因为对方的已知之我(即通过理性认识的对方的自我)而结婚。然而,男性和女性“原初的或是肉体的”自我——“古老而可憎的亚当的子嗣”和“受蛇蛊惑的夏娃的女儿”——终将在婚姻生活中暴露无疑。^{[9]618-619}“老亚当”才是自然、原初状态的自我,理性意识或自我意识只不过是其映象。在对方的眼中,丈夫和妻子都将成为不为对方理解的个体。随着对彼此的失望,婚姻像托马斯夫妇那样以失败告终。为了获得婚姻的幸福和快乐,夫妻双方都应当重新考虑无意识自我的重要性,运用感性去感受对方,而不是通过理性去认识对方。男性是那“红土中诞生的老亚当的儿子”,女性本质上便是“神秘的能和蛇交流的夏娃”,双方都拥有无意识的本能的自我;通过“身体与血性的冒险”人才能成其为真正的人,才能构建完美的两性关系。^{[9]620-622}

四

在诗集《看!我们过来了!》(*Look! We have Come Through!*)中,劳伦斯最终重新演绎了亚当和夏娃堕落并最终重归乐园的故事,从而完成了他对两性和谐关系的建构。如何回归乐园?劳伦斯在《看!我们过来了!》中用充满激情的诗句给出了完整的答案:男性和女性应该充分认识到各自的特性,承认彼此独立的存在,遵循无意识本能的指引。夏娃不是亚当的一根肋骨所化,她在“诞生之夜”从亚当的“血管”中获得新生。女性是引导男性回到“极乐世界”中的“纽带”,夏娃用“看不见的手”将亚当从“迷宫”中解救出来;在“重返乐园”途中,他们的“理智[最终]被熔化”,不再顾及世俗的道德准则,而是“超越善恶”,循着本能无意识的指引重返到“最初的乐土”。^{[5]240, 242-243, 262}男性和女性因此成为彼此获得新生的源泉。这样,通过对亚当和夏娃故事的重写,处于劳伦斯文学理想中心地位的两性平等和谐关系及其对本能无意识的重视得到了令人信服的例证。

注释:

- ① 赖特用一章的篇幅分析劳伦斯战前作品中(主要包括《儿子与情人》之前创作的小说与诗歌)的亚当夏娃形象,指出通过对《圣经》中亚当夏娃故事的借用,劳伦斯将自己和妻子弗里达的感情婚姻同失去乐园、经历磨难的亚当夏娃相类比,表达了对宣扬智性至上,刻意压抑肉体需要的基督教道德的批判。See

- T. R. Wright, *D. H. Lawrence and the Bible*, (CUP, 2000), pp. 57-83.
- ② 在希伯来语版本的《圣经》中, 第一章亚当 (“adamah”, 意为“从泥土中来的”)一词是集合名词, 表示人类整体, 等同于“人类” (“the man”), 第二章中具有性别意义的 “ish” 和 “ishhah”, 才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See George H. Tavard, *Woman in Christian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3), pp.6-8.
- ③ 劳伦斯认为, 性是火, 因为性总是给人以温暖, 让人乐观向上。现代文明最大的灾难就是对性病态的憎恨。See D. H. Lawrence, Warren Roberts and Harry T. Moore (ed.), *Phoenix II*, (The Viking Press, 1968), p.527.
- ④ 无花果叶子象征关于性的理性意识, 正是由于性爱、身体是令人羞愧的, 所以需要树叶遮盖。在这篇关于绘画的论文中, 劳伦斯指出现代人将肉体钉上十字架, 独尊精神的态度正是英美绘画艺术衰落的原因。See D. H. Lawrence, Edward D McDonald (ed.), *Phoenix*, (The Viking Press, 1936), p. 569.
- ⑤ 这里的上帝并非基督教的上帝, 而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力量象征。See D. H. Lawrence, *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Vol 2, (The Viking Press, 1981), pp.98-102.
- ⑥ 在自称“心灵独白”之书的《托马斯·哈代研究》(Study of Thomas Hardy)一书的第七章里, 他仔细区分了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点, 指出男性爱动而女性喜静, 男性的逻辑在理智而女性在情感, 男性追求多样而女性寻求整体合一。See D. H. Lawrence, Edward D McDonald (ed.), *Phoenix*, (The Viking Press, 1936), p. 453.
- ⑦ 在这篇文章中, 劳伦斯明确提出,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生

活中的中心问题。See D. H. Lawrence, Edward D McDonald(ed.), *Phoenix*, (The Viking Press, 1936), pp.191-92.

参考文献

- [1] CALVIN J C.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M]. London: Hamilton.Adams and Co.. 1863.
- [2] ELLIS D, MARR KINKEAD-WEEKES, JOHN W. *The Cambridge Biography of D. H. Lawrence: Early Years, 1885-1912*[M]. Cambridge: CUP. 1991.
- [3] FRYE N. *Words with Power/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M]. Viking:Penguin Books. 1990.
- [4] LAWRENCE D H. *Apocalypse and the Writing on Revelation* [C]. Cambridge: CUP. 1980.
- [5] LAWRENCE D H. *The Rainbow*[M]. London: the Penguin Books, 1996.
- [6] LAWRENCE D H. *The Complete Poems of D. H. Lawrence*[C]. NY:Penguin Books, 1980.
- [7] LAWRENCE D H. *Women in Love*[M]. NY: Bantam Books, 1996.
- [8] LAWRENCE D H. *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M]. London: Martin Secker. 1933.
- [9] LAWRENCE D H. *Phoenix II* [C]. N.Y.: The Viking Press. 1968.
- [10] LAWRENCE D H. Edward D McDonald (ed.). *Phoenix*[C]. N.Y.: The Viking Press, 1936.

Follow the Instinct, Return to Paradise—On Lawrence’s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raditional Biblical Patterns of Sexual Relations

WANG Zeng-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a firm resister of Christianity, D.H. Lawrence doubted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of Adam and Eve in the *Bible* in terms of the sexual relations, sexual love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erception and ration. Through rewriting the story of Adam and Eve, Lawrence criticized the conventional opinion of Adam’s superiority over Eve, and attributed ration to the cause of Fall of Man. According to Lawrence, male and female should realize their own features, and admit their independent existence, and follow the guidance of unconscious instinct to return to the Garden of Eden.

Keywords: Lawrence; *Bible*; Adam; Eve

(责任编辑 张文鸯)